

龍霸江湖

上官雲飛

著



龍霸江湖

上官雲飛
著



ISBN 7-5608-0945-X 1.28元

共三册 定价44.50元

龙 霸 江 湖

上官云飞 著

(中)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夜探行辕

周幼梅方自心头纳闷，一蹙眉头，一阵香风过处，她右边的雅座上，已现出三位装束入时的男女来。

原来她被锦袍老者的奇异谈话吸引住全部注意力，因而忽略了周围的动静，以致邻座上添了三位客人也没觉察到。

一直到锦袍老者话都不说就匆匆离去了之后，才意识到锦袍老者的突然离去必然与这三位有关，因而有意无意之间，特别向那三位盯了几眼。

那三位是一男二女。女的都是花信年华的少妇，一着粉红短袄，翠绿长裙；一着绛色衫裙；两人都不算很美，却很媚。那男的长得五官端正，加上他那一袭上佳质料的青缎长袍，和面部的特别修饰，越发衬托得风流倜傥，顾盼自豪。

由外表判断，三位实在不像武林中人，尽管那两个女的也各自佩着一枝外表华丽的长剑，但那年头，本身不懂武功，而偏偏以宝剑做装饰品的公子哥儿到处都有，看情形，眼前这三位，就是属于此种人物。那么，那位锦袍老者，为何要避之若蛇蝎而匆匆离去呢？

难道说，这三位中有他所认识的人物，而这位认识的人物，又是一位深藏不露的绝代奇人？

可是，这想法，也不能成立。据周幼梅所忖测，那位锦袍老者的身手之高，决不在她恩师古若梅之下，如果连这样的高明人物，也还是有使他一见就逃跑的人，就太令人费解了？

何况，那锦袍老者显然已改装易容，纵然遇上熟人也不致被察觉，那他又为何所惧而匆匆离去？难道说，他的离去，是别有其他原因不成？

就当周幼梅心念电转，却想不出一个适当答案之间，只见绛

衣少妇轻轻一叹道：“唉！真扫兴，好不容易到这儿逛逛，却偏偏遇上戒严。”

红衣少妇目注那青袍人笑问道：“相公，究竟是什么人，居然敢行刺钦差大人？”

青袍人笑道：“我要是知道那刺客是谁，不狠狠地揍他一顿才怪哩！”

绛衣少妇笑问道：“相公又没吃粮当差，却为何要多管闲事？”

青袍人一本正经地说道：“只因那刺客要行刺文大人，才实行全城戒严，也才引起我两位爱姬心头不快……”

红衣少妇截口媚笑道：“所以，你才要狠狠地揍他一顿。”

青袍人含笑点头道：“是啊！”

绛衣少妇却白了他一眼道：“你呀，嘴里永远没一句正经话。”

青袍人抬手摸着自己的光下巴，暧昧地笑道：“面对两位如天仙般的美娇娘，如果说话太正经了，岂不……”

绛衣少妇掩耳媚笑道：“我不要听！”

隔桌这一男二女的打情骂俏，可使得一旁的周幼梅直皱眉头，也因而不自觉地端起面前的酒杯送向唇边。

但就当酒杯就唇之间，却又突然心头一凛地，随即将酒杯放下。

因她于这刹那之间，突然觉得方才那锦袍老者功力奇高，来历如谜，而其对自己的态度，更是敌友莫辨，万一他在酒菜中下了毒……”

顾念及此，悄然由头上拔下一根银簪，分别在酒菜中试过，并无异状之后，才放心食用起来，一面也禁不住哑然失笑地，暗忖着：“我也真是，凭那锦袍老者的身手，如有敌意，还用得着我暗算么？”

这时的周幼梅也委实有点饿了，疑心一去，就放胆食用起来。

至于那邻座上一男二女的谈话，因引不起她的兴趣，自然也不再去看注意了。

她那桌上的酒菜，除了那锦袍老者喝过两杯之外，其余都不曾动过筷子。她这一放心食用，不自觉间却已食用过半啦！

正当她忘形地、吃得津津有味之间，邻座上却突然传来一声轻笑：

“乡下姑娘，好像是第一次吃这么好的东西，如狼吞虎咽。”

语声虽是低得不能再低，但周幼梅是何等功力，何况距离又这么近，自然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她还听出是那绛衣少妇所说。

她虽然心头有点不快，但外表上，却似乎根本不曾听到似的，依然吃好她的东西。

只听那青袍人接道：“别管闲事，说咱们的正经事要紧。”

绛衣少妇不由媚笑道：“你居然也还有正经事。”

以下却没有了下文。

周幼梅心头好奇之下，以眼角余光悄然向邻座瞟去，只见那青袍人咀嚼正在翕张着，却没说出声来。

这情形，不由使周幼梅心中暗道一声惭愧：“果然是深藏不露的高人，居然能以真气传音说话哩！”

心念电转间，已同时施展出‘截音神功’，凝神窃听，但外表上，却故装已经酒醉饭饱，凭窗眺望街头夜景似的，俯瞰着大街夜色。

这一凝神窃听之下，果然听出了苗头，只听那青袍人说道：“是的，上官玄曾经这么说过……”

上官玄就是当今“江湖三大”中的白骨神君，这句话虽然含糊得很，但却足以引起周幼梅更大兴趣的了。

只听红衣少妇以真气传音接问道：“山主之意，打算去探探行辕？”

青袍人点点头道：“是的。”

绛衣少妇传音媚笑道：“如果人家把你当成了刺客呢？”

青袍人一挑剑眉道：“那是他们自讨苦吃。”

红衣少妇美目深注地接问道：“山主，你心中好像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姊妹？”

青袍人莞尔一笑道：“不错，我心中委实是有事情，但这事情却与你们两姊妹风马牛不相干！”

红衣少妇嫣然一笑道：“不相干的事，先说说总可以吧？”

青袍人笑道：“你们两姊妹时刻不离我左右，还怕没机会知道么？”

这些话，虽然好像无关紧要，但却都是用真气传音说的。

说来也真够气煞人！尽管他们的谈话中，并未泄漏什么重大机密，却想不到竟被一个外表毫不起眼的乡下大姑娘，以武林罕见的“截音神功”从事听了去。

可是，暗中窃听的周幼梅，却因听不出什么名堂，而有点不安了。

她一方面因担心文逸民的安全急须赴行辕一行，另一方面也因那锦袍老者的一去不返而感到一个人枯坐酒楼中索然乏味。

就当此时，一个堂倌已悄然走近她身边，含笑递上一个纸条道：“小妞，这是方才那位老爷子留下的。”

周幼梅微微一愣，接过纸条，只见上面潦草写着“我老人家有急事，必须先走一步，酒饭钱已付清，你可以自行离去。”

她看完微蹙眉峰，挥手道：“知道了。”

但她心中却在苦笑着：“今宵，尽碰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和莫名其妙的事！”

邻座那三位，已在以普通语声谈着一些不相干的事。虽然她对这三位的来历，仍然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但为了急于赶赴文逸民的行辕，也只好悄悄地离去。

文逸民的行辕，就设在巡抚衙门之内。

有了今天午后行刺的事故，虽然文逸民本人并不在乎，但却急坏了湖北巡抚李浩然为首的地方官吏。除了入夜后，全城戒严之外，行辕内外的警戒森严更是不在话下。

周幼梅是以一位玄色劲装夜行人的姿态到达行辕附近的。行辕中尽管戒备森严，刀枪耀目，但在她眼中，自然没当做一回事。

此时，二更才过，就当周幼梅俏立行辕箭远外所房上向行辕中打量着之间。

突然，行辕中传出一声惊呼：“拿刺客！”

紧接着，警报之声大作。那原本就是灯火辉煌的行辕，霎时之间，又增加不少灯笼火把。

这情形，使得周幼梅不经考虑地长身飞行，飘落在行辕正厅的屋脊之上。

但她的足尖还没点上屋面，四面八方的强弓硬弩，已有若飞蝗似地向她集中射来。

好个周幼梅，对那些密集射来的急矢根本不加理会，顺势一式千斤坠，“哗啦”爆响声中，整个人已穿透屋顶，直落大厅之中。

尘土迷漫中，响起一串暴喝：“大胆刺客，快纳命来！”

劲风呼啸中，至少有七八柄单刀，一齐向她围攻上来。

周幼梅大喝一声：“闪开！”

身形旋处，一股罡风，围攻她的七八个兵勇踉跄后退，紧接着，震声大喝：“诸位听我一言……”

但她话没说完，两道寒星电闪疾射而来，并发出一声怒喝道：“先吃我一剑！”

“嚓，嚓”两声！这随后扑来的两个也被震得倒翻丈外。

方才那七八个，是精选出来的兵勇，后来的两个，才是文逸民身边的侍卫。

这两位身手也相当高强，被周幼梅一剑震退之后，又奋不顾身地返身飞扑，口中并大喝道：“通通上！”

一串金铁交鸣声中，这些人又被周幼梅逼得纷纷后退。周幼梅并怒声喝道：“我不是刺客！”

那站在她左边的侍卫喝问道：“那你是什么人？”

周幼梅道：“我是来帮忙拿刺客的。”

右边的侍卫冷笑道：“鬼话！”

周幼梅也冷笑道：“你们受了一点伤害没有？我要是刺客，方才你们还有命在？”

这句话，倒是说得非常中肯，因而使得那两个侍卫不由地愣了一愣。

这当口，外面杀声震天，金铁交鸣之声连绵不绝地震人耳鼓。

周幼梅暗中估计，刺客至少在二十人以上，而且身手都相当高强。

她心中明白，行辕中虽然官兵云集，戒备森严，但以官府中人来对付这些高来高去的江湖人物，情况可委实不太乐观，因而她心念一转之下，立即大喝一声：“闪开！”

身随声起，喝声中已由围着她的那些官兵头上，直掠大厅之外。

这时，所有官兵都涌向押房附近，因而周幼梅掠出大厅之后，并未再受到阻挠。

押房是一个衙门的机密重地，可能是文逸民正同李浩然二人在押房中商谈些什么，那些大胆的刺客就赶了来。

周幼梅掠出大厅之后，目光一扫之下，只见押房的屋上屋下，至少有二十对以上的高手，正在杀得难解难分。

那些刺客，一律玄色劲装，头缠白布，一个个强悍异常。

这些人，不但人数多，而其身手之高明，连最差的也都算得上是武林中的一流人物。由此，也足证明他们此行，似乎已下了志在必得的决心。

官府方面的侍卫们，除了文逸民的贴身近侍文龙、文虎、刘煜和八大家将，系一对一之外，其余的人，不是二对一就是三对一。

尽管如此，也因敌势太强，还是有阻挡不住之势。

至于那些齐集于押房附近的御林军和官兵们，虽然刀剑如林，吼声雷动，但对那些高来高去的刺客们却是形同虚设。

这些，本来也不过是周幼梅掠出大厅之后、目光一扫之间的印象。

她，因目睹官兵方面，不但死伤迭见，而且已有封挡不住之势，当下不敢怠慢地清啸一声，长身而起，直向押房上射去。

身形有若长虹经天，快速已极！

暗影中，有人发出一声惊“咦”，“此人是谁？”

同时，另一个女人娇甜语声，也脱口赞道：“好俊的轻功！”

重创五鬼

周幼梅虽然觉得这两个说话的人，语声有点耳熟，但一时之间，却想不起他们是谁，而此时此刻地，也没法多想。

只见她身形所经之处，血光迸射，惨号连传，当她射落押房的屋顶上时，刺客中已有五人尸横就地。

这声威，这气势，顿时镇压得全场鸦雀无声。

刺客中既然已死去五个，官府方面所受压力，自然为之大减。

刚好这五个已死的刺客中，有一个是文虎的对手。强敌一死，文虎顾不得喘息，连忙向着周幼梅抱拳长揖道：

“多谢少侠及时援手！敬请赐下尊姓大名。”

周幼梅连忙接道：“阁下，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

她的话声未落，“太行五鬼”中的老大“酒鬼”邢斌已飞扑过来，瞋目怒叱道：“小狗通名领死！”

周幼梅冷笑一哂道：“邢斌，不久之前，在荆州城郊劫持柳伯伦爱女的那个黑衣少侠，你还记得么？”

本来是双目喷火的邢斌，闻言之后，不由骇然退立一大步，注目问道：“难道你就是那……”

周幼梅冷然点首，接道：“不错，我就是那个梅小民。”

一旁的文虎连忙一揖道：“原来是梅少侠！”

但邢斌却色厉内荏地怒喝一声道：“梅小民，你为何事专同咱们做对？”

他的话声，说得特别高，尤其是那“梅小民”三字，更是响亮已极，他的用意，显然是在提醒他的同伴们提高警惕。

周幼梅冰雪聪明，自然明白对方的言外之意，但她却冷笑一声道：“凭你这种不入流的角色，也配和我来做对！”

一顿话锋，又震声大喝道：“通通住手！”

语声有若霹雳，震撼全场，使得那些独自舍死忘生地、在作殊死斗的人，各自虚晃一招，退出圈外。

周幼梅目射神光地环扫全场，然后凝注邢斌，冷然问道：“邢斌，你是‘太行五鬼’之首，是否也是今宵这些人的头儿？”

邢斌点点头道：“不错！”

周幼梅目光深注地问道：“你行刺钦差大人，是受何人指使？”

邢斌冷笑一声道：“娃儿，你太嫩了！‘太行五鬼’所做的事，几曾受人指使的！”

“说话倒蛮像个男子汉！”周幼梅冷笑着接道：

“那么，如果我问你暗中还有没有帮手，你是不会说的了？”

邢斌微微一愣，没接腔。

周幼梅撇唇一晒道：“邢斌，别硬充好汉，赶快向你的后台老板求援，还来得及。”

邢斌冷哼一声道：“娃儿，不论你武功多高，咱们五兄弟联手之下，你绝难……”

周幼梅截口笑道：“也许你认为五人联手，要强过‘江湖三大’的那些酒囊饭袋，那么，你们五兄弟就一齐上吧！”

不等对方开口，又冷冷一笑道：“如果还觉得没甚把握，也不妨再另外加上几个比较可靠的……”

暗影中，又发出那娇甜笑语道：“这娃儿好狂！”

另一个男人的语声接道：“语固然狂，手底下也委实不错。”

这回，周幼梅可想起来了，这暗中说话的男女，显然就是不久之前，在状元楼上，紧邻她的座位的，那个什么山主和侍姬。

就这刹那之间，“太行五鬼”已取包围之势，将周幼梅困在垓心。

文龙、文虎于交换会心的一瞥之后，一齐向着周幼梅说道：“梅少侠，咱们兄弟也……”

周幼梅连忙截口制止道：“不敢有劳二位，区区几个毛贼，我还没把他们当回事。”

只听暗影中那位山主呵呵大笑道：“红云，莫非你看中了那双童子鸡？”

那娇甜语声不依地道：“瞧你，总说不出一句正经话，人家不过是怕‘太行五鬼’会吃亏嘛！”

山主的语声道：“不要紧，‘太行五鬼’真要是吃不消时，你再出手接应也不迟。”

周幼梅目注邢斌撇唇一哂道：“邢斌，你们的后台老板已经出了面，可以放胆出手了。”

邢斌冷笑一声道：“那你还不亮兵刃！”

周幼梅淡淡地一笑道：“我要是亮兵刃了，哪还有你们出手的机会。”

“你狂得未免太离谱了！”邢斌冷笑着一挥手中那特大号的酒葫芦，沉声说道：“弟兄们，并肩子上！”

“上”字出口，紧接着一口酒箭，向周幼梅迎面射去。

“酒鬼”邢斌，既以“酒”为绰号，他的绝活儿，自然也是在一个“酒”字上。”

他那一口酒箭的威力，固然非同小可，而同时发动的，“色鬼”巫义的鬼头刀，“贪鬼”任宝山的铁算盘，“痴鬼”贾元凯的判官笔，“病鬼”覃大年的丧门剑，莫不是浸淫了十数年以上的独门兵刃。

对一般江湖人物而言，平常不论碰上这五个中的任何一个，也是凶多吉少。如今，五人联手之下，这威势，可真是非同小可。

连旁边像文龙、文虎那等经过大风大浪的老江湖，入目之下，也不由为之脸色大变，双双不约而同急欲飞身扑入。

这就是侠义人物之所以称为侠义人物，义之所在，不惧生

死，何况周幼梅本是为了他佯文大人的事而独战“太行五鬼”的锐锋，他们这身为当事人的，又岂能置身事外。

但就当这两位的身形将动未动之间，一双强有力捋掌，已分别搭上他们的肩头，耳边并响起文逸民的真气传音道：“用不着咱们出手。”

原来文逸民已改装易容，以一个侍卫的姿态到了屋顶上。

文龙、文虎二人方自微微一愣间，一声震耳冷笑过处，“铮铮”连响，并发出一声凄厉惨号。

原来就这刹那之间，周幼梅已与“太行五鬼”交换了一招，也仅仅是这一招，“酒鬼”邢斌的酒葫芦被劈成两片，“色鬼”巫义胸部重伤，“贪鬼”任宝山被腰斩，“痴鬼”贾元凯、“病鬼”覃大年，这两人出手较迟，受创也最轻，仅仅是兵刃上被削去一段。

而那一招重创“太行五鬼”的周幼梅，却依然神色安详地，负手卓立原处，甚至于连肩头的长剑，也好像根本不曾使用过似的。

一招使威震江湖的“太行五鬼”等于是一死四伤，这已经是骇人听闻的了，而创造这奇迹的人，竟是这么年轻，又名不见经传，而他那若无其事的安详神态，更是安详得使人可恼。

因此，一时之间，使这押房附近的屋上屋下镇静得鸦雀无声，而所有数百双眼睛的视线，也一齐向他集中投射过来。

文龙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然后扭头以真气传音向文逸民问道：“大人是否已瞧出此人来历？”

文逸民苦笑着摇摇头道：“没有。”

喜相逢

文逸民的话声才出，那周幼梅却目注邢斌，冷冷地一笑道：“邢斌，你当已看出，方才我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邢斌一错钢牙道：“邢某人一息尚存，当加倍报答！”

周幼梅截口冷笑道：“不必了！也没有以后了！”

邢斌不由目射骇芒，连退三大步。

周幼梅却撇唇一哂道：“不必怕，我不会杀你们，但你们这活着的四个，必须将武功留下来！”

“色鬼”巫义，正由“病鬼”覃大年帮着包扎胸部的伤口，闻言之后，冷笑道：“你既然自信神功无敌，又何必怕我们报复？”

“报复？”周幼梅冷哼一声道：“凭你们这几块料，下一辈子也休想！”

邢斌冷笑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姓梅的，只要你敢留下咱们的武功……”

周幼梅截口笑道：“别动鬼心眼了！邢斌，为了使得无辜平民和同道们不再受你们的荼毒，今宵，你怎么说，也不能动摇我废除你们武功的决心！”

接着，脸色一沉，沉声说道：“邢斌，你是自己动手，还是要我代劳？”

一声娇笑，划空传来道：“小弟，年纪轻轻，脾气可真大呀！”

话到人到，香风轻拂周幼梅身前丈远处，已多出一位红衣绿裙的妖冶少妇，赫然就是状元楼上，那个什么山主的两位侍姬之一。

周幼梅撇唇一哂，不屑地道：“我以为你们不敢出头了哩！”

红衣少妇美目流盼，媚笑道：“小弟功夫太好，姊姊我真有点怯场哩！”

周幼梅虽然还不能领会对方言外之意，但对方那邪视媚行的冶荡神情，却使她感到噁心，因而一挑眉峰，截口怒叱道：“那你就给我滚回去！”

红衣少妇媚笑道：“小弟你先滚一个给姊姊瞧瞧，好不好？”

“妖妇！”周幼梅截口怒叱道：“你真丢尽了天下女人的脸！”

红衣少妇媚笑道：“丢女人的脸，跟你有甚相干，难道你是女人？”

周幼梅方自“星”目中寒芒一闪，红衣少妇却脸色一正道：“小弟，说正经的，姊姊我向你讨个情，怎么样？”

周幼梅冷然接道：“先将你那些肉麻字眼收拾起来！”

红衣少妇掩口媚笑道：“这有甚要紧，你不爱听，就当我说就是。”

一声苍劲狂笑，划空传来道：“美人儿，你表错情了，要找男人，我老人家宝刀未老，干脆，你就嫁给我吧！”

话声飘忽不定，不知其所自来，但周幼梅已听出，正是那位在状元楼上，见到那个什么山主之后，立即匆匆离去的锦袍老者的语声。

“表错了情？”红衣少妇似乎没注意到发话人下面那几句调侃她的话，微微一愣后，才沉声问道：“此话怎讲？”

锦袍老者呵呵大笑道：“美人儿，这外表英俊挺拔的小子，实际上，可是一位巾帼英雄哩！”

此话一出，不但红衣少妇为之气结，屋上屋下都发出一片惊讶，连周幼梅也不由为之啼笑皆非，暗中咒骂着：“死穷酸！死老头！你怎可当众揭我的底！”

红衣少妇微微一愣之后，才美目深注地问道：“你真的也是女人？”

周幼梅淡淡地一笑道：“真的又怎样？”

红衣少女似乎殊感失望地自语道：“怪不得你方才说我丢尽了

天下女子的脸。”

那锦袍老者笑道：“那丫头看你不顺眼，不要紧，我老人家人老心不老，却特别喜欢你这股骚劲。”

红衣少妇一挑黛眉道：“你如果也算一号人物，就滚出来！”

“行！”锦袍老者呵呵大笑道：“只要那位‘山主’大人不吃醋，我老人家就陪你滚上几滚。”

红衣少妇黛眉一挑，但终于强行忍了下去，目注周幼梅淡淡一笑道：“现在，我该叫你梅姑娘了？”

周幼梅哼一声道：“随便。”

“梅姑娘。”红衣少妇含笑接道：“方才我所说的讨一个情的事，你怎么说？”

周幼梅漫应道：“你还没说出是什么事哩！”

红衣少妇一指邢斌等四人道：“这四位，请看我薄面，放他们离去。”

周幼梅道：“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看你的金面，当然可以。”

红衣少妇连忙接道：“那我先谢了！”

“慢着！”周幼梅冷然接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哩！”

红衣少妇脸色一沉道：“年纪轻轻的，也会玩滑头么？”

周幼梅笑道：“这可不能怪我，是你自己太性急了一点。”

红衣少妇冷然接道：“说紧要的吧！”

“好！”周幼梅含笑接道：“他们这几位行刺钦差大人，等于是朝廷钦犯，我同你一样，都是山野草民，怎能越俎代庖，所以，你要讨情，该向这些侍卫大人讨情才对。”

说着，并朝文龙、文虎等人指了指。

文逸民连忙接道：“这一点，我可以代文大人做主，但却有一个先决条件。”

红衣少妇注目问道：“那是怎样的条件？”

文逸民正容说道：“他们必须提供那幕后主使人出来。”